公教報　1952年1月27日

# 香港充滿了善人善事

**「假如你對於那些爲自己，或者爲他人求乞的，有反感，想拍抽批評，請你不要想他們作了什麼，除非你也想捲起你的袖子。」**

中國天主教福利會香港辦事處主任　鄭濟民著

李益博譯

香港的慈善救災忙已經達到了極點。香港的居民有山頂的樓房，有山腰的茅舍，在激烈的對比之下，也是情之所宜，該有慈善。霍爾慕先生，不但辦公的時間盡其社會福利主任的職務，他一切的工作時間幾乎全用在這上面，我相信他知道香港有幾多救濟組織，慈善團體，並且有幾千百人領薪盡職，或志願行事。

所以把你的善款交人代施，或者親自施給貧窮，並非難事，貧窮或許就在你的門首。你會對這些窮人伸出的污濁的手興起反感，看見青年女子背着小兒追隨着你，直到你給他一毫錢或者給他一個强烈無情的手勢，才肯止步不追你……。

從那蹲在雪廠街的新折手的幼童，到電氣街上斷了足的人們，這些人們已經興不起多大的刺激。可是其中或許有極少數的老式職業乞丐，我相信平均數字都在絕望的絕境。「好，」你或許說，「讓政府把他們從街上趕走，安插在有組織的營中去好了。」頂好，政府作的已夠驚人了。不錯，不管政府或者個人，論正義，對這千千萬萬的苦人，都沒有責任，不過我們都有仁愛的義務，那管是只有出一文錢的能力。

政府在調景嶺難民營作的夠驚人了，但是那裏一萬六千人當中，只有七千來人有飯票，東華醫院，街坊會，救世軍，聖雲仙會，各教會教堂，以及難以數計的，由擦皮鞋的兒童到馬會，由瘋癲的人們到盲人院，由窮人小姊妹會的修女到保良局的種種慈善組織，都會使我們停足企望，帽子拿在手裏說：作的好。甚致任何一種戲劇，游藝，跑馬，足球等團體，也都有一部分提出，值得贊成的捐助。對這些有名的施主，我們不禁讚揚，對于那些成千的善靈，常願以隱名氏的無名之下捐贈的又當如何？

對於那些心地光明的人，國籍不同，信仰我們也不曉得的，他們親身，悄悄地去作善事，給人介紹職業，尋找住所，代付租金，贈人赴台的路費，請自己的朋友醫師，把窮苦的隣人送入醫院的……又該怎樣？對於我們認識的，有一位婦人作了十二宗善行，十二人同她一齊生活，又依賴着她生活，另有一位婦人、一面自己該當工作，維持自己同三個孩子的生活，而更會找到時間，探視窮苦，編成報告，呈給有關的救濟機關，又該如何？

爲了響應火災難民，又是多熱的心腸。確確實實，一包一包重重的衣物，多多的毛毯，靜悄悄地，又順順地，送到了災民手裏。眞的，在東頭村的大火災中，一萬餘人的災民，我不信有一個人受到饑寒，超過幾個小時的時間。事情好像自然組織起來，其實是因爲香港的慈善事業，向着災難的大踏步地邁進，組織嚴密，有似救火會同警署的完美。

在香港，連同其千萬的逃離難民，和其本有的貧窮，除非那些早日闊綽舒適，忽然貧困，而不肯肉他人的慈心呼籲者外，我不相信有一個人餓死。這些人，我讀許他們的剛强，而不能稱許他們明智。

假如你對於那些爲自己，或者爲他人求乞的，有反感，想批評，請你不要想他們作了什麼，除非你也想捲起袖子來去作，請你但思想一下最近這一條新聞。在廣州，爲了獻飛機，認捐的數目是二千八百萬元港幣。全港的慈善費用，一年之內，還提不上他的半數………可是在功效上則有無比的分別。在人們金錢的捐助以外，再加上千萬隱名氏人們的百萬的義務勞動時間，爲人操勞，自我犧牲，不肯一日放過不去救濟疾苦，貧病，拭去他人之眼淚的，又該如何？他們是眞正的隱名氏。